

中医五藏理论起源探讨

张宇鹏*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 北京 100700)

摘要: 藏象学的发展有赖于两个方面进步的推动,即一方面长期临床实践成就的积累是藏象学理论发展的原动力;另一方面则临床成就必须经哲学思辨的系统改造后,才能真正地融合到理论体系当中。“五藏”的观念是伴随着“五行”理论的成熟而发展起来的,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藏象学理论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参照了两汉经学思想的理论框架创建的。《内经》最重要的贡献,是要将医学实践长期积累的各种原始经验与知识,经过精心选择与改造后,系统地整合到设计好的理论模型当中,而最终完成藏象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在藏象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象”的思想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天的框架与后天的经验均被抽象为“象”的形式,再经思辨方法的改造而成。

关键词: 五藏 起源 象

藏象学说作为中医学理论的基石,自《黄帝内经》以降,已存在了数千年的历史,在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并在临床实践与理论升华中得以发展、完善。

一、“藏象学”的概念内涵

“藏象学”的概念内涵历来存在颇多争议,许多学者基于各自的研究成果,见仁见智,给予藏象学说各不相同的解释。

笔者认为,中医藏象学是基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认知方法,并结合中国文化中的某些核心观念而得出的,用于解释人体各种生命现象与健康观念的理论模型系统。其理论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原本是哲学思辨的产物,在经长期临床实践的检验、改造并丰富完善后,逐步发展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石。

藏象学的发展有赖于两个方面进步的推动,即

一方面长期临床实践成就的积累是藏象学理论发展的原动力;另一方面则临床成就必须经哲学思辨的系统改造后,才能真正的融合到理论体系当中,成为藏象学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种哲学思辨方法,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时代的文化背景的制约与引导,当整个时代的主流思想或思维方式发生改变时,则藏象学也往往会随之出现新的发展与变化,甚至会出现理论体系的根本性转型。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通常更多地强调临床实践的推动作用,对哲学思辨与文化背景的作用则很少虑及,这也是藏象学研究至今难以深入的重要原因之一。

藏象学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并非各种相关理论的简单堆砌,而是通过思辨方法精心设计的一整套系统化理论模型。这一模型是以中国古代哲学对世界的解释作为模版构建起来的,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时,整个藏象学理论体系,也将不可避免的被重构,

组稿日期: 2007- 11- 15

修回日期: 2007

* 联系人: 张宇鹏, 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 中医基础理论, E-mail: zhyp2000@sina.com.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edica 111

以赋予更新的意义。这一点,在藏象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中医藏象体系诞生于两汉之际,两汉经学则是其最主要的哲学基础与理论源头;至金元之后,在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新思想影响下,藏象学出现了理论范式的根本性转型,明代命门学说的成熟,则是新藏象体系发展的最高成就。

藏象学,是中医学中最高度抽象与综合的理论。因此,除了解剖学外,在实际的临床实践过程中,医家是无法直接获得藏象学知识的,其最初所积累的原始经验,主要表现为病机学、证候学、治则学、方药学等内容,这些知识只有经过精心选择与改造后,系统的整合到设计好的理论模型当中,才能成为完整的藏象学理论。故《素问·玉机真藏论》曰:“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正常的人体藏象,往往需要通过病理状态下的变化而反推得出。因此,藏象学承担着两方面的任务,即一方面要对人体结构及其生理现象做出一定的说明;另一方面同时也要体现出中医对人类生命与健康观念的认识,并隐含了对人体健康标准的界定。其中,后者居于核心与主导地位。

二、早期医学对藏象的认识

中国的医学虽然起源很早,但在秦汉时期以前,还处于原始的自发状态,并不成系统。在当时,如症状学、疾病学、药理学等偏于实用的内容,而对于藏象学这样高度抽象与综合的理论,并没有受到更多地重视。在先秦时期,人们并没有清晰的藏府概念,肝、胆、心、肺、脾、肾、肠、胃等并称,没有藏与府的概念区别,而当时对人体藏府功能的认识也是非常模糊的。

“藏”的观念在战国中后期出现了规范化的倾向,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对藏象学有了一定的理论思考。“藏”最早写作“臧”,指君王储藏珍贵之物的处所,有宝藏、宝库之义。在最初时,人们对体内各脏器并没有统一的通称,而是将各个单名并列使用,有时也提出其中某一个或某几个来泛指。“藏”作为人体重要的内脏器官统称,最早见于《庄子》与《管子》书中的“五藏”、“六藏”之说,应为宝藏之义在人体内的类比引申,是人体储藏精气的宝库。

在集中代表了稷下黄老学派思想的《管子》一书

中,最早明确了“五藏”即为脾、肺、肾、肝、心五种内脏器官,并进一步将之与五味、五肉、九窍等相联系起来,已初具后世藏府五行配属的理论雏形。此乃先秦时期对五藏理论最为系统的表述,后世中医的藏象学很可能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

在早期的中医学中,有“五藏”、“六藏”(出自《庄子》与《列子》)与“九藏”(出自《周礼》)三种说法,在先秦时代都在一定的范围内流行过。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两种说法已逐渐地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究其原因有很多种,其中战国后期五行思想学术地位的提,无疑对“五藏”学说取得独尊的地位具有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古人对数字“五”的崇信由来已久,早在殷商时代就已有把各种纷纭现象归于五类的习惯。尽管“五行”的概念和内容定型化是比较晚的事情,但“五行”思想却一直弥漫在春秋战国时代,随着人们对一些特定数字的信仰而成为人们的普遍观念。这一思想最初应当与“五方”的空间观念有关,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通用于相当多领域的类名,如五行、五方、五神、五味、五声等。到了战国中晚期,这些概念已经相当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而《管子》一书中对“五藏”的叙述也将之与五味、五肉等相配属,说明在当时“五藏”理论也同样参与到“五行”思想体系的构建当中,成为了五行理论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此后随着汉代阴阳五行思想的兴盛,“五藏”说就此取得了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其余的理论都被边缘化了。

“五藏”的观念是伴随着“五行”理论的成熟而发展起来的,早期的“五藏”是属于五行大系统中的一部分。阴阳五行学说在战国中晚期才真正发展成为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而首次将五藏理论正式引入五行学说的是《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孟春纪》曰:“孟春之月,……祭先脾。”即指孟春、仲春与季春月祭祀之时将脾脏放在最前,与此相应夏月祭肺、秋月祭肝、冬月祭肾,而在一年之中的季夏时祭祀“中央土”时须“祭先心”。在这其中,古人对各种内脏器官(人或动物的)认识,也作为祭祀仪式的一部分,而被纳入到五行大系统当中,即: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吕氏春秋》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对它“十二纪”系统的设计,这是一个可以包容和涵盖天地万物古今等所

有知识和思想的基本框架,综合了各种思想、知识与技术。《吕氏春秋》所建立的这种构建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的思想方法,这在中国学术发展上开启了一种新的思路,对后来藏象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启迪与示范作用。这种思想方法在后来的《淮南子》、《春秋繁露》等书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直接影响到《内经》藏象理论体系的建立,成为“四时五藏阴阳”理论的思想源泉。

三、两汉经学对藏象学的影响

医学在秦代以前主要是以可以付诸实践的经验和技术的形式流传的,理论不具有实用性,因而从未受到医家的重视。秦汉以后,国家的统一带来思想的融合,力图构建无所不包的普适性理论体系的思想,逐渐成为学术发展的主流。早期以单纯的经验与技术为主体的中医学,在被日渐边缘化的过程中,也开始注意提升自己的文化品质,逐渐在时代变化的大背景中寻找到自身的思想依据。与底层的经验技术力图向上层精英思想提升的趋势一致,精英思想也同样向这种底层文化索取营养来充实自己,使得其思想体系更加丰富而具有说服力。在这两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中医学终于完成了其理论体系的初步构建,而其中藏象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不仅是发展中医理论最重要的基础,也代表了秦汉时期中医学术的最高成就。

在早期中国的各种学术思潮中,两汉经学思想(主要是今文经学思想)对中医藏象学发展的影响最大,其中最为重要与关键的有两点影响:其一是天人合一思想体系的确立;其二则是与阴阳五行思想的结合,正是这两点确立了中医藏象学理论的核心思想。而以《黄帝内经》和《难经》为代表的中医藏象学理论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参照了经学的理论而创建的。其中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为早期经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也对藏象学的影响作为深远。

“天人合一”思想是两汉经学体系的理论基础,而这一点也最终成为构建藏象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观念之一。董仲舒创立的“天人合一”思想分为“天人相类”与“天人感应”两个层次,认为“天”是一切自然与社会合理性的本源与依据,同时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本

源与依据,人仿佛就是“天”的投影,人的形体、身躯、四肢、五藏也都是效仿“天”的产物。天具有无上的权威,天的意志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命运,天与人可以相互沟通,但这种沟通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即通过“灾异”来体现。这一思想深刻的影响着藏象学的理论,为《内经》的“天人相应”学说确立了理论基础。

阴阳五行思想的神秘化结合也是经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董仲舒认为的天运行有其内在的规律,体现为阴阳分合运行。阴阳之道是宇宙和社会中的普遍规律,天“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阴阳与四季相配,四季又与五行相对,依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思路,阴阳五行被引申到从自然到社会,乃至人伦道德等一切事物与现象上去。由此将阴阳五行抽象为一切事物运动与事物间关系的最高准则与终极依据。而在这将朴素的阴阳五行思想神秘化的过程中,董仲舒所构建的社会政治理论就获得了某种宇宙自然法则上的依据与支持,使其在理论体系本身呈现出一种不可言说的神秘性的同时,也获得了某种不证自明的权威性。这种思维方法同样也一丝不差的被借用到藏象学理论体系的创建过程中,“四时五藏阴阳”的理论成为藏象学的主体与核心,这正是受到经学的深刻影响。

除了《春秋繁露》以外,《白虎通义》也是两汉经学中集大成的重要经典,对于藏象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同样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为解决今、古文经学的分歧与冲突,皇帝召集天下各派经学的代表人物大会于白虎观,就经学上的歧异进行辨析,会后由班固根据会议记录编撰成《白虎通义》一书。白虎观会议的根本目的在于要统一学术思想,而《白虎通义》所代表的就是汇集各家各派观点的基础上经过皇帝裁决后形成的共识,是经过君主认可的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表述,具有某种强制的规范性,对汉代乃至后世的思想与学术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当我们深入研究后发现,《白虎通义》中所表述的藏府内容与《内经》的理论乎完全相同,都是代表了今文经学对人体藏府结构的理解与认识,而其余的不同认识(如古文经学所坚持的“心属土”理论),不是被忽视就是受到了批驳。以《内经》为

代表藏象学理论体系,正是由于完全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显然是得到了官方的认可,而成为东汉以后的主流与正统。

四、《黄帝内经》的贡献

两汉时期可能有多部专述理论的医书,很可惜大多已经亡佚了,而唯一流传下来的《黄帝内经》确立了中医基本理论框架,成为后世中医学的理论源头。中医藏象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同样也是在《内经》中最终完成的。

其实在《内经》完成之前,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藏象学理论模型,已经参照经学思想的理论框架建设完成了,但这还只是一个空架子,缺少实际的内容。而《内经》最重要的贡献,就是要将医学实践长期积累的各种原始经验与知识(主要是对藏府功能与特性的认识),经过精心选择与改造后,系统的整合到设计好的理论模型当中,而最终完成藏象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古人对藏府生理功能与特性的认识,其来源是非常复杂的。有一些功能来源于先秦时流传下来的认识,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心主神明”理论,这是中医最早认识到的藏府功能。另一些功能显然是解剖学带来的直观认识,如心主血脉,解剖可以很容易的发现心脏与大血管相连,血液在血管中流动,因而血脉就归心来管辖。其余如肺司呼吸、肝藏血、胃主受纳等。这些解剖学的认识通常只是创建理论的灵感来源,这通常总是要经过归纳、转换、引申等改造过程而最终定型的。如肺主气的功能,这显然是以肺司呼吸的功能为认识基础的,然而若仅只是解剖学的发现,则只能认识到“肺主呼吸之气”或“肺主胸中之气”。若将之推广到肺主全身之气,“诸气者,皆属于肺”(《素问·五藏生成论》),则仅凭解剖学知识是不够的,这很可能需要从临床实践的积累获得经验,并且也有一定的思辨成分参与其中。

临床实践的发现,是认识藏府功能的第三个来源。古代医生们经过长时间的医疗实践活动,认识到一些重要的藏府功能,并将其依次归纳到五藏系统之中。那么古人究竟是怎样通过临床实践认识的呢?

主要是通过外在的“象”来反推内在的“藏”。《素问·玉机真藏论》曰:“善者不可得见,恶者可见。”这是反推人体藏府功能的重要方法。正常的生理功能是很难被人们注意到的,然而一旦发生病变,受到影响的部分生理功能就立刻凸现出来了。这种方法在《内经》中非常重要,《内经》中对很多藏象学理论并没有进行很好的归纳,但后世医家归纳的藏府功能在《内经》中均能找到其渊源,只是其在《内经》中并不表现为藏象理论,而以症状、病机、治则等理论形式出现。这些内容被抽提出来,经过理论思辨的改造后,归纳为藏象学的理论形式而被纳入到藏象理论中。如《素问·藏气法时论》曰:“肾病者,……喘咳……”;《素问·逆调论》曰:“肾者水藏,……主卧与喘也”;《灵枢·经脉》曰:“肾,足少阳之脉,……是动则……喝喝而喘”。这些都是对肾病与喘相关认识,这是临床实践得来的经验,在后世则与肾主闭藏的理论结合,被总结为“肾主纳气”的藏象理论。与此相类,肝主疏泄的功能在《内经》中也并无明确记载,但在病机与治则中却可找到其根源,《素问·生气通天论》曰:“阳气者,大怒而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木郁达之”;《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土得木而达”。“木”与“怒”均归属于肝,后世肝主疏泄之说就是从此发展而来。

五、“象”的思想与中医藏象学理论构建

讨论至此,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即这些看似各自独立的功能是如何被整合在同一个体系之中的?对比中西医学对生理功能的描述,我们发现两者在组织结构与内容形式上均有很大的不同。两者都是以实践经验的总结为基础的,西医是严格地遵守器官的结构与功能一一对应的原则,以系统的解剖学为基础与出发点来认识与丰富其生理学的内容;中医则是首先参照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藏府体系框架,然后将实践经验中总结出生理功能有关的内容,提炼并改造为适合藏象学的理论形式,然后按照理论的来源、特征与形式的不同,分门别类依次填充到既有的藏府框架当中去。藏府框架是先验决定的,生理功能来源于后天经验,两者必然存在着巨大

的差距与矛盾,因而必须要有一个连通两者的中介,这个中介就是“象”。

“藏象”的概念则首见于《素问·六节藏象论》:“帝曰:藏象何如?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藏”指藏于体内的内脏,包括“五藏”、“六府”以及其他脏器;“象”,则是表现于外的生理与病理现象,“有诸内,必形于外”是古人普遍认同的观念,内在藏府的生理活动与病理变化一定会在人体外部有所反映,即为藏象。在藏象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先天的框架与后天的经验均被抽象为“象”的形式,再经思辨方法的改造,两者的差距很轻易的就被弥合了,一个完整而精巧的藏象学理论框架就此被创建出来。在体系中,“象”成为理论的中心,解剖实体的“藏”被彻底的边缘化,而经实践经验总结的人体功能则被转换了形式后隐藏在后台,在临床应用时,“象”被重新还原为病机、证候与治则等可供实用理论形式,进而实现其临床的指导作用。

“象”在中国古人思想观念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传统思维的基础与核心。总的来讲,由于中国古代缺少形式逻辑的传统,因而中医学的理论形式实际上更接近于西方科学中所谓的“唯象理论”,即力图最大限度的与现象相拟合,而并不特别深究对理论的解释,因为“象”的本身即为真理。近代以来,人们研究藏象学时,多把“藏象”的内容包括“藏”与“象”两个层次,这实际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古

人的误解。在古人的思想中,内藏的“藏”与外显的“象”实为一体,并无分别。人们在谈论“五藏”之时,其实既非指深藏体内的解剖脏器,也非指显露于外的各种表象,而是由两者抽象而出的,更高层的“象”。这里的“象”不仅指现象,而更多的具有意象与法象的含义。因此,与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西医生理学不同,中医的藏象学理论,除了是古人对人体的认识,其中更包含有某种方法或工具的意味,一方面将临床实践得来的经验与知识系统总结,使之规范化、体系化;另一方面也以“象”作为工具,借以将自身对于医学的经验与体悟传达给后世医家。藏象学的这种作用类似于指月亮的手指一般,看到月亮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但没有看到月亮时,我们还是必须依赖手指的指引。藏象理论,正是指向中医临床的一支手指,在中医学的传承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 1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 2 张立文主编,陆玉林著.中国学术通史(先秦卷).人民出版社.2004
- 3 张立文主编,周桂钊 李祥俊著.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2004
- 4 李经纬,林昭庚主编.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
- 5 李如辉著.发生藏象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

Origins of TCM Theory of Five Viscera

Zhang Yupeng

(Institute of Basic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The doctrine of Zangxiang is a combined fruit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nd clinical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five viscera becomes matu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Wuxing theory. The Zangxiang theory in the Canon of Internal Medicine has the reference to the Jingxue theory in the Han dynasty. A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rendered by the Canon of Internal Medicine i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Zangxiang theory by incorporating clinical experience in the theoretical model. In the Zangxiang theory, Xiang takes up an extremely important position.

Keywords: five viscera, origin, xiang

(责任编辑:王 瑀, 责任译审:邹春申)